

方寸之地
心系抗疫

□张良炽

今年初,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把人们都关在了家里,篆刻于是成了我家宅家防疫、驱赶寂寞的最好陪伴。

篆刻,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,兴起于先秦、盛于汉,迄今已有3700多年历史。

在通中读高中时有一次看到季修甫老师在印章方寸之地上游刃有余,十分羡慕好奇,回去也比划着试刻了起来。那时物质匮乏,更不用说这些精神层面需求的材质了,好不容易弄回来几块石头,珍惜有加,一块石头最终的竟刻了六面。

后来我在南通港附近上班,南通港有个民间文化人鲍伯祥,书、画、印都很厉害,我有时候也去他的住处玩。住处是一排平房,用作南通港职工集体宿舍。鲍伯祥是东台人,平时也住在这集体宿舍里。鲍伯祥睡在下铺,床前摆放着一张板桌,这就是他吃饭兼创作的地方,上铺堆着的大概就是他的全部行李家当。有一次我请他刻一方印章,他从床铺下面掏出工具,搬了一张方凳到房门口,坐在小板凳上借着门外的光线三下五除二就刻了起来。回想当时的创作条件是何等的简陋!

光阴荏苒,班很快上完了,退休后重拾年轻时的喜好,在老年大学跟着张晏老师学写甲骨文、跟着王树堂老师学刻印章,兴趣日益浓厚。

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很少看到古玺、汉印这些中国古代宝贵文化遗存,现在互联网为学习篆刻提供了大量这方面的观赏、临摹资料,印章石也可以在网上批量选购,于是,有条件、有时间静下心来,重新补上临摹古印、古帖这一课。

在疫情宅家期间,除了继续临摹古玺、汉印,还围绕防疫、抗疫创作了一些篆刻作品,以寄托对防疫抗疫的牵挂和祈盼。

如,为全国人民加油鼓劲的“众志成城”“同心同德”“共克时艰”;提倡实事求是的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;赞美最美逆行者医护人员的“悬壶济世”“医者仁心”;提醒公民注意防疫的“不扎堆”“少聚集”“保持社交距离”等。4月8日武汉城解封那一天还专门刻印“平安”二字,为武汉市民祈祷、为中国人民祈祷、为全人类祈祷。

平时,也常有朋友关心地问,治印眼睛累吗?坦率地说,互联网时代对眼睛伤害最大的是手机,其次是电脑。使用一会儿手机、电脑,眼睛就酸痛。而篆刻时间长了感觉累的仅是手和颈椎,眼睛则相对不怎么累。所以有舍有得,几年前就遵医嘱注意远离手机、远离电脑,呵护眼睛,确保篆刻喜好此生能够多持续一些时日,让退休生活多一些乐趣。



左:不扎堆 少聚集;右上:同心同德;右下:医者仁心。



有一种离婚

□老杨

他们的离婚,是一切看着挺好,但却必须离。

我的大学同学,和他爱人各方面都非常契合,真的契合。大是大非方面三观一致,道德感都比较强,家庭、学历、收入、长相都门当户对,都是知识分子家庭,都有体制内稳定的工作,都喜欢看书看电影,都对情感很专一,别说出轨,就连暗恋、绯闻都没有过。孩子也读大学了,外人眼里他们是好父母和好夫妻,勤快,爱读书。按说是全世界都离婚也轮不到他们,可是在孩子大二的时候,他们居然离婚了。

后来他和我喝酒,说起这事。

真的是一点原则性的问题都没有,但是存在一种外人不可能感同身受的情况:日常小矛盾的积累。他和他爱人几乎每天都要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产生矛盾,甚至有些事情小到不能再小。

比如去ATM取钱,他没在意,拿了需要手续费的卡,他爱人就要喋喋不休,其实也不过是一两块钱的事情。

比如一些东西该换新的了,买了新的,旧的他爱人也不让扔,说存着也许有用,结果若干年也用不着,还得坚持擦拭。

比如去几里路以外办事,说远不远说近不近,他说开车吧,他爱人说那么近开什么车,两人因为要不要开车争执。

比如买甘蔗,她买了10元一根的,她爱人就会说:15元两根的你怎么不买?

给孩子穿厚点穿薄点也要争执,孩子一感冒就说是他换衣服换的,孩子一拉肚子就说他是菜没洗干净。

.....

就这种破事他硬是给我说了两个小时,举了近百个例子。

在大家看来这都是生活中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,相互退让一步不就行了,实在不行只听她的就是。我也这么跟他说。

他苦笑说:

对,大家都这么想,但是你有没有想过,如果每天都要因为这种事情争执好几回,多累人,然后二十几年几乎天天如此,这是一种怎样的折磨?钝刀子割肉一样,无声无息地消耗掉所有的情感和温暖,持续二十几年,带来的是不可挽回的失望甚至崩溃。

还有,包容的道理谁都懂,但人毕竟不是动物,总会有些自我精神。而且有时候不是两个人面对选择,而是你做过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后会引起唠叨和争执,这种情形无法避免。

这位同学属于人畜无害、温良恭俭让类型,生活中的小事情,对别人也很少据理力争,何况爱人?二十几年无数碎屑般的矛盾和遗憾的积累,让他在儿子考上大学后就想离婚。可是毕竟二十几年没什么原

则性矛盾,就想着再试试吧。两人也深谈过,兴许可以改变吧,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下都事与愿违,他终于下了决心。

当他提出时,他爱人那表情简直五雷轰顶般不敢相信,没有任何端倪、没有任何大问题,只是家家户户都有的小争执,怎么就离婚了呢?她哭诉、哀求,没用,我同学说他第一次感觉如此老实巴交的自己也能铁石心肠。因为他对太了解了,如果这次不下决心,事情不会有任何改变。他估计自己快要精神分裂了,实际上他已经在心里爆发过无数次。他说他这二十几年经常有种喘不上气的感觉,他不想下半辈子再这样煎熬下去,他必须要大口呼吸呼吸了。

难得喝酒的他有些哽咽着说:没有人知道,这些年快把我憋死了,必须离了,不然这辈子太憋屈了,以后也不打算再婚了,对婚姻已经恐惧了。

我说:你们一定有过非常温馨美好的回忆,想想这些也许就能冲淡一些不快吧,当初我记得你们也交往了一年左右才结婚的怎么就没点征兆呢?

他说道理我都懂,肯定有,还很多,但并不是什么都可以中和的、融化的,尤其是这块冰太太太凉了,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,一些温暖真的改变不了什么。

他俩交往期间因为家庭、爱好和经历差不多,挺谈得来,一度还觉得非常难得,虽然没有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,但基本上都认定这辈子差不多就这样了;偶尔小摩擦也是那些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,谁也没放在心上,感受也不深,总觉得这点破事肯定能磨合好。但是谁也没想到婚后这种小事情会让人绝望。

当然,我这同学肯定也有问题,比如不善于沟通,不善于排解情绪,他也承认,但无法改变自己。

其实我想还有一点,两人没那么相爱,当初结合就看着对方挺合适而已。

但话说回来,哪有那么多轰轰烈烈感入至深的爱情?在情感上,大部分夫妻不过是能接受对方,甚至不讨厌而已。婚后在相互扶持中深化,在相互对立中疏远。毕竟结婚像是一件成年人的规则游戏。

一言难尽。

这个事情也给了我很大启示,不再轻易评论别人的婚姻,什么门当户对、包容心、理解、退让、三观之类的话在现实面前意义不大,谁都能说,也可以随便套。但哪有三观完全契合的人,再包容的人也会有极限,跟这些大而无当、空虚的“政治正确”相比,性格、生活习惯、脾气、秉性这些被忽略的小处的分歧才更能摧毁婚姻、消磨感情。千里长堤溃于蚁穴也算是这个道理吧。

幸好还有雨季

□周素华

很多人不喜欢梅雨季节,抱怨晾晒了一整天的衣服摸上去还是潮湿的,一点儿也不干爽;再怎么小心翼翼地走在马路上,裙子都会溅到难看的泥点;开电动车,雨披黏在身上,简直要崩溃……

我倒是喜欢雨天,尤其喜欢雨季那无止境的缠绵。每到六月,我便怀着喜悦的心情静静地等待又一季新的雨。

闲走到菜场东拐角的一家小店旁,一盆盆青翠的栀子花热热闹闹地竞相开放,馥郁的花香伴随着绵绵的雨丝扑面而来,仿佛整个人都被清润的香气笼罩住了。

新碰碰我,我的目光随着他嘴的方向看过去。那是一双怎样的手——红肿的手背,赤焰色的指甲,指关节上坚硬的老茧,饱含着不为人知的辛酸。她挂满汗珠的脸,被蝉翼般细腻和透明的雨丝包围着,又是那么的平静。

她站在一口老式烤炉前,炉底烧着炭,四周贴着饼。小小的炉口留住了香味,烤出来的烧饼和缸爿酥脆、劲道、焦香。这是个卖早点的小店,五六平方,她是小店的主人。她家刚出炉的缸爿外壳微微隆起,泛着焦黄色,口感外脆里韧,感觉一辈子都吃不够。

“给我来两只缸爿!”“缸爿要等会儿,五分钟就行。”她边回答我边往炉内添了把煤,然后回头将案板上揉好的面团取出,再次搓揉上劲。

“你食指怎么了,这么大的一个水泡,要不要去看医生?”“烫的,无事,过几天就好了,乡下人命大,不讲究。”她拿起挂在脖子上的毛巾,擦擦额头上快要流进眼里的汗水,便左手托着饼坯,俯下身子,右手迅速地将一只只饼坯从右往左,自上而下地贴满炉壁。

“瞧你的手,怎么不让你老公来贴?”“谁贴都一样,再说他揉面、分面、揪剂子、包馅、擀饼,没有哪个轻松的。”我转头看看她老公的手,确实也没比她好到哪儿去。

“生意怎么样?”“还可以。”“天气好的话能卖千把个。冬天还好,最难受的是大夏天,人热得站都站不住。这活儿既辛苦,又不体面,老家没一个愿意干我这行的。”她丈夫在一旁诉苦道。“不要瞎说,虽说咱赚的是辛苦钱,风里来雨里去,但总比闲在家里跷着二郎腿等着政府救济强上几百倍吧!”她有些不满丈夫的埋怨。

我一边与她闲聊,一边等着缸爿出炉。短短几分钟,缸爿和烧饼已经由白变黄,由薄变厚。她拿起火钳准备夹饼,丈夫见了马上给她递过去一只自制的帆布袖套,“还没烫够!”她不作声,只是轻轻抿嘴一笑。

“雨季生意会不会受影响?”我有些不安地问。她避开我的话题,指着门前缀满象牙白花骨朵的栀子花说:“幸好还有雨,我的花才会开得这般的好!”是啊,这栀子花非要雨天才好,充沛的雨水,才能让它弥漫饱满的清芬。普通人很难理解卖烧饼意味着什么,我从她带着笑意的眼角,看到的却是她如栀子花般自顾自的美丽。

原来,她同我一样。幸好还有雨季,我们可以带着栀子花的香气和美好回家。

